

書經註太公

葛洪 翔鳳先生鑒定

鍾山錢希再校

泰誓上此未渡河時作分五段看首節表年以首事次節呼眾以起其德惟天以下四節原天立君之意與紂失君道之常訓天佑以下四節惟天愛民之心與已所以討紂之意未節就民情快天心而勵以共討也通篇以天字作骨順天乃所以應人也

書經卷之四

蔡沈集傳

周書

周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凡三十二篇

泰誓

泰大同國語作太武王伐殷更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

孟津編書者因以泰誓名之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今文無古文有○按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偽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為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於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偽泰誓如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鳥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偽泰誓雖知剽竊經傳所引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偽謂泰誓按其文若淺露吾又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至晉

孔壁古文書行而為秦誓始廢○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策也恭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

惟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

首節史臣說推周武王即侯位之十有三年孟春之月以商受無道聚兵伐之至孟津之地天下諸侯不期而以兵來助者八百國王遂與大會於此地焉○此表年首事亦以見武王之得人心也十三年言其守臣節之久大會言其得人心之同八百國華夏塗狎皆在焉

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孟津見禹貢○按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元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偽書秦誓之交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又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爲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

元至武王卽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尊
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
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
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昌文王之
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爲明著但其
曰十一年者亦惑於書序十一年之誤也詳
見序篇又按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蓋謂
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
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旣以一月爲建子
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爲
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
四時改易尤爲無義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
以爲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曰鄭氏箋詩維
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曰此漢
儒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維暮之春亦又
何求如何新畚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暮
春則當治其新畚矣今如何哉然牟麥將熟
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

王曰節王將發誓先歎息說嗟今我友邦長君及我本國治事之臣與從軍眾士但要精白一心明聽我告汝以伐商之意不可忽也○此將誓而呼從征之人以告之欲其聽之審也友邦家君指列國言御事庶土指本國言誓者告以伐商之意包一篇在內

惟天節凡為君者當知君道所係之重欲知君道者當思止天立君之心惟天地之於萬物乾元資始坤元資生於是受氣成形化生不已固萬物之父母也萬物雖並生於天地惟人獨能具四端統萬善知覺與物不同是乃得氣之秀而為萬物之靈然類均無以相統愛于人類中篤生一天性聰明無待勉強此于眾人又為先知先覺是靈之靈者也乃立自為大君以統萬民是豈徒尊榮富貴之而已哉正欲其体天地之心以育平民聰睿以有臨明垢以作則凡天地所不得為者都代天地而為之以作民父母焉天為民立君之意如此○此先言天立君為民之意以起下節也重下三句靈者知覺異於物聰明者知覺異於人也聰明就心上說此君德也元后是君位作民父母是君道謂安養斯民與覺始資生者同其功用也此只言天立君之意如此言外見為君者不可不休此意也

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考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為春周以仲冬為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平王曰嗟我友

邦家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王曰者史臣追稱之也及

邦親之也家君尊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者庶土眾士也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實聰明

作元后作民父母實誠實無妄之謂言聰明出於天性然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

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

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為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癯殘疾得其生鰥寡孤

今商節天為民而立君君當承天以治民也今商王受居元后之位却不知作民父母之道乃恣懷自肆不敬上天而恣行無忌以降災于下民是身為天之宗子實則天之罪人矣○此與下節皆承上言討失君道而此節則其綱也慢天虐民須臾有亦勿說到當伐意極者萬善之本不極者萬惡之本人雖至愚獨知敬天今紂天且不敬宜其與惡日深也○

沈酒節其慢天虐民之事固不可悉數今試略而言之樂酒無厭則沈溺而不復出耽逐女色則富貴而不知止舉凡暴虐之事散于行之而絕無顧忌其刑賞之際加罪于人則不止一身但心之所惡必并其族屬而誅之其懷官于人則不論賢否俱心之所好遂不妨累世而任之至於用度之際縱其所為如墮高墜爭高自大樹陂障池沼凡一切奢侈之事無不竭民財疲民力以為之以殘害于爾萬姓且其甚者設為炮烙之刑焚我諫諍之忠良又剝剔懷孕之婦以觀其胎暴虐至于如此得罪于天甚矣皇天以愛

獨得其養與萬民之眾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為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平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為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是雖一時譬師之言而實萬世人君之所當體念也

今商王受節上天降災民受紂名也言紂慢天虐民不知

所以作民父母也慢天虐民之實節下文所云也沈酒暴虐行暴

虐人以殘人以世惟當憂憂禍彼移

以殘孽爾萬姓茲茲其剝孕蠶

天震我茲將天威大勳集爾殛反

民為心怒使久居此位平是以赫焉震怒乃命戕文考敬承天之威怒以伐罪而救民惜平中道崩殂遂致大功猶未成就也豈能無賴于繼起者哉○此應懲慢天虐民之實所以聲其罪也沈湎句是本原汚濁正敢行暴虐之本罪人二句是刑賞之暴虐為室二句是用度之暴虐侈服即指宮室等而言殘害只承宮室句說焚炙二句乃法外之法又暴虐之甚者須知此亦是指其大者其實受之惡不止此也天威即震怒之威大勲以安天下而言也

肆予節惟文考之勲未集而皇天之威實有不吝不將者故戕小子發欲伐商以終其事而猶不忍遽伐也嗣位以來當以爾父邦家君之向皆觀政之得失于商使其懼而知改豈非予所深望乎惟受則稔惡恬終絕無悔改之心乃縱肆無忌夷踞而居也郊廟大禮都不以為意弗事上帝與在天之神在地之祇遺棄其祖先宗廟通弗祭祀且祭享犧牲盜盛為凶人竊盜天地祖宗已厭絕之矣他還說我有民上有命傲然自恃不懲戒其侮慢之失觀商之敗若此其能終聽之乎○此承上而言受之恃惡不改以起不容不伐之意也肆予承上節來以爾二句是追敘前事觀政原望其能改惟受以下不惟不改而反加甚矣獨舉慢神者神可慢無所不慢矣有民庶虐民說有命應慢天說

敗班厥反剝空胡反○沈湎溺於酒也冒色冒亂女色也族親族也一人有罪刑及親族也世子弟也官使不擇賢才惟因父兄而寵任子弟也上高曰臺有水曰澍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奢也焚炙炮烙刑之類剝割剝也皇甫謐云紂剖比干身以視其胎未知何據紂虐害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戕文王敬將天威以除邪虐大功未集而文王崩殂謂大勲在文王時未當有意至紂惡貫盈武王伐之故文王之辭不得不爾學者當言外得肆予小子發以爾父邦家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事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盜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復罔懲其悔伊尹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

天佑節受稔惡如此則今日之舉良非得已矣夫上天佑助下民
慮其強凌弱眾暴寡也于是立之君而寄以整頓之權慮其昧天
性悖人倫也于是立之師而授以董率之任豈徒然哉惟其能助
上帝之所不及敷政設教使無一人不遂生皆性以綴安四方之
民乃無忝斯任耳今天既厭商德而以此任屬之我則有罪當討
無罪當赦伐惟奉天以討之赦之何敢過叩其心志而作好作惡
于其間平設今日而不除暴以安民亦甚非克相寵綏之道矣○
此承上而以君師之責自任正見伐受之不容已也與惟天地節
相似但彼為糾失道而言事在天立君上此為自責任而言重在
君休天上作君作師正佑民之實克相寵綏乃君師之實此猶是
泛言未二句乃隱然以君師自任必討自罪之君安無罪之民乃
無負作君作師之意也

同力節君師之責既在我矣豈味然為非常之舉哉就以人事
言之兵志有云凡用兵必貴知已知彼若兩軍相對力之強弱齊
等則須度量平日孰行善而為有德孰行暴而為無德德勝則力

政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先儒以
觀政為觀兵諛矣峻改也夷踴踴也武王
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失得於
商今諸侯背叛既已如此而紂無有悔悟改
過之心夷踴而居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
牲繁盛以為祭祀之備皆皆盡于凶惡盜賊
之人則箕子所謂麗竊神祇之犧淫牲者也
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
無有懲戒其
侮慢之意

天佑下民作君作師惟其

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

厥愆為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

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
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於天而已

同力節德同德度義受有億萬億萬心

自不敵矣若德之優劣齊等則又須度量臨時孰師出有名而合義孰師出無名而不義義勝則德亦不敵矣觀此而商周之勝負豈不了然易見哉即以力論紂雖有臣億萬皆眾叛親離惟億萬心寡助之至矣予止有臣三千却都順天應人惟一心多助之至矣是力且不能敵我何論德與義哉○此即人事以見伐商有必克之理也首二句是述兵志之詞下四句即力以見伐商之必克夫須補德義更不待言意德以平曰言義以臨事言德權善惡也度義較曲直也一心者君與士卒一心士卒又其為一心是正德義所感而成其力者也

商罪節武以天意觀之商既敢行暴虐又罔懲其侮罪惡已貫通盈滿天心憫下民無主乃命我膺君師之責以誅之我今日特拘守臣節弗順天意以伐商是縱惡虐民其罪亦與之等矣而敢辭其責哉○此即天意以明伐商有必往之勢也上二句見積惡者其罪大下二句見其惡者其罪同

小子節惟縱惡與積惡同罪故予小子蚤夜敬懼以伐商乃文考未身之重遂先受命于文考之廟然命我文考考天也故又行類祀于上帝求福宜于家土皆以伐商之事告之于是乃率爾有衆致天之罰于商以求免維鈞之罪天豈輕舉也哉○此承上節而追述起兵時所舉之祀以見伐商乃所以奉天也受命文考者稟

有臣三千惟一心 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有得於身也義且也制

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之詞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林氏曰左傳襄三十一年魯穆叔曰年鈞擇賢義鈞以下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下蓋亦舉古人之語又勢正與此同百萬曰億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萬心眾叛親離寡助之至力且不同况德與義乎 商罪莫大命誅之予弗

順天厥罪惟勿 貫通盈滿也言紂積惡如此金天命誅之今不誅紂是長惡也其罪豈不與紂鈞乎 小子夙夜祗懼受

命考類于上帝于家土以衛有衆底天 底致也家土大社也祭社曰宜上文言紂紂不誅則罪與紂鈞故此言予小子

于親而非伐功類帝宜士者告于尊而非曰專也紂之惡在不敬上天文之德在禍將天威武之功在夙夜祇懼敬與不敬聖狂分焉與亡判焉

未節夫威曰天威罰曰天罰良以天居高體卑默然之中嘗於懷于下民但凡民情所欲天心鑒而從之今民皆欲亡紂天必從而亡之可知矣爾等度幾輔佐我一人除其禍亂以永清四海之民使皆沐維新之化此乃順應之時若違而失之則自蹈惟鈞之罪矣夫豈可哉爾等亦共勉之可也○此勉眾以輔已成功也首三句泛言天意從民以起下意所欲如平禍亂去疾苦之類下乃勉眾以共承天意之詞天之立君凡以為民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首言作民父母以見紂不能為民父母也次言作之君師以見紂不能為民君師也未言民欲天從以見民欲亡商而伐之必克也時哉弗可失猶云不可違也

泰誓用此與下篇皆既渡河時作此篇分三段看首二節序作誓之由而命之誡誓中間六節言紂縱惡之極而以災事証之并及已伐罪之決而以湯事証之末節乃勉眾輔已之詞亦以天民二字為主

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寧受命于文王之廟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眾致天之罰於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受命文考即造乎禘也王制以神尊卑為序此先言受命文考首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矣天矜下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爾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夫矜憐于民民之今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庶幾輔我一人除其邪穢永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失也

泰誓

惟克己小人河朔羣后以師舉會王乃徇

頁節史臣說武王自孟春丁巳會兵伐紂至次日戊午乃引兵自
孟津渡河會師于河北前日大會之諸侯皆以師畢會于此王乃
撫循士卒而誓以伐商之意焉○此會之次序也兵以次為善大
則有整兵慎戰之意師以會為正軍會則無輕率倖勝之心
嗚呼節誓師之詞說嗚呼今畢會之師皆我西土之家也故等皆
番聽我告汝以伐商之意可乎○此呼眾而動其所也

我聞節凡人善惡皆非且夕之故我聞占語有云世間有一等謫
吉之人意念注在于善孜孜汲汲終日為之而其心猶以為不足
有一等凶惡之人意念注在不善亦孜孜汲汲終日為之其心亦
以為不足蓋所為不同而其所用之心則一也今商王受正所謂
凶人也其干一切非法度之事看烹用力而行低其惟日不足之
意試約畧舉之如宰髮老成之人所當親近者彼則放棄之犯法
有罪之人所當斥逐者彼偏親比之是用人之法無度矣而且荒
淫于色沉酗于酒心志昏迷以縱虐于下民是立身臨民之際無
度矣于是為臣下者見紂所為如此亦皆化而不惠朋比千家五
為仇讐翫上權力以相誅滅是一人縱惡而作惡者且不可勝計
矣所以致毒痛四海罔不受冤者無可控告相與呼籲于天而凶
穢之德已顯聞于上矣尚可以君天下乎○此聲紂之罪也述古
語重凶人一過今商王句正所謂凶人為不善尤惟自不足也播
棄三句是力行無度之實事臣下化是無度之惡及于八無棄一
句是無度之孽彰于天

師而誓戊音茂○次止徇循也河朔河北也
日嗚呼西土有眾戊午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十八日
咸聽朕言周都豐鎬其地
在在西從武王渡

河者皆西方諸侯
故曰西土有眾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

凶人為不善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

度播棄老呢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

朋家作仇舊權相滅無辜顯天穢德彰聞惟

不足者言終日為之而猶為不足也將言紂

力行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無度者無法度

之事播放也孽孽逼黑而黃也微子所謂耄

遜于抗是也老成之臣所當親近者紂乃放
棄之罪惡之人所當斥逐者紂乃親比之醜
醉怒也肆縱也臣下亦化紂惡各立朋黨相

惟天節受只知下民易虐亦知上天難欺乎惟天惠愛下民而重教養之責惟辟當承天意而盡君師之道是不可忽也不觀夏桀乎桀不能承天以惠民顧乃忿為虐虐以流毒天下國天厭其德乃遂佑命成湯假手以誅之降黜有夏之命而遷于商天不容桀之惡如此而今日奉天亦概可知矣○此言天之革夏以引起下節也首一句泛言辟當奉天惠民下引桀失奉天之道在所當黜也語意重然不重湯

惟受節天之黜夏非自私也以桀有罪故耳今受之罪乃更浮過于桀如微子以庶兄而有元善之德彼乃剝落而喪亡之比干以諸父而為諫諍之臣彼乃戕害而殘虐之天命已去彼猶謂為己有而驕縱自如干是出情心生出肆心謂敬之道為不足行肆心一逞乃敢于慢謂祭為無益而不之舉敢干虐民謂暴為無傷而不知已非之浮干桀者如此夫前代之興亡乃後人之明鑒其所鑒視者初不在遠在彼夏王桀耳桀有罪而天既命湯以勦之知罪之浮干桀者天必無縱之之理今日天意有在其將以予哉定禍亂以及安斯民乎何以知之我興師之時當得吉卜又當得吉夢以我之夢協我之下重有休祥之應此以知伐商之舉斷乎其必勝矣○此覆數紂惡而即天意以明伐商之必勝之首句承

為仇讐習上權命以相誅滅流毒天下無辜之人呼天告冤腥穢之德顯聞于上呂氏曰為善至極則至治馨香惟天惟天為惡至極則穢德彰聞惟天惟天

有夏桀克著天流毒國乃佑命成湯

降黜夏命言天惡愛斯民君當奉天意昔桀不能順天流毒下國故天命成

湯降黜惟震浮干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

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

傷厥孽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

夢協朕卜襲享休祥我商必克浮過剝落喪

國為喪元良微子也諫輔比干也謂已有天命如答祖伊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下三句

上盧說剝喪六句正罪淫之實厥鑒二句即賈事有見簡之不容
干天朕夢二句即夢卜以証天之重屬干已其者未定之詞猶曰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言之于未然之前詞當如此

受有節且國勢之強弱視乎人才受所有德兆之多不過智識平
等却及各懷猜忌離心離德予所統有離亂之臣不過十人却皆
盡忠為國同心同德夫人才原不可以多寡論也彼夷人中雖有
至親之臣豈若周之亂臣皆仁厚之人而可恃乎商周之勝負亦
可如此決之矣○此又以人事而見商周之不相敵也夷人以才
識平常而言周親以同惡相濟而言亂臣以戕亂而言仁人以安
民而言也蓋受夷人雖眾未必忠不如周亂臣雖少而盡忠受之
臣雖親未必賢不如周賢人之疎而可恃此其所以克紂也

天視節且天人原是一理欲知天意俱觀民情可曰天非有自己
視人而干人之善惡無不見者亦自我民之視以為視耳天非有
耳以聽人而予人之是非無不聞者亦自我民之聽以為聽耳夫
民心之好惡便是天意之手箇个百姓苦紂之虐皆以我不徃正
商罪多過責于我一人是民心既向而天意可知矣朕雖欲不徃
何可得哉○此又合天人言之以見伐商有必徃之勢也首二句

亦紂所嘗言者鑒視也其所鑒視初不在遠
有夏多罪天既命湯黜其命矣今紂多罪天
其以我又民乎襲重也言我之夢協我之卜
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而必勝之也此言天
意有必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

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夷平也
夷人言

其智識不相上下也治亂曰亂十人周公且
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闔天啟宜生
南公括其一文母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
已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
臣治外邑姜治內言紂雖有夷人之多不如
周伯臣之少而盡忠也周至也紂雖有至親
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
恃之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

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

之言天審耳目于民見民心即是天意之所在今百姓以不正商責我則天亦必以伐商屬我可知矣如之何可不往哉未向曠上二節意入諸意也

我武節我之必往豈有私意哉天人交迫不得已而威武奮湯侵八彼之疆界者止以取其凶殘而誅之以救天下之民川以建永清之烈成未集之勳使我殺伐之功用以張大耳是雖贊于孫而實無隕于其祖宗昔湯伐桀原以公天下為心今我心猶湯也有今日之舉則湯之心不更光顯明曰哉○此表已伐商之公心也上四句一氣說下見除暴安民非以利己未句乃以湯較之而見其無異志也桀弗順天而湯放之固是至公無私受罪浮桀而武伐之亦是至公無私則有武王而湯之心豈不更光顯乎光只是明白之意惟公故光不得以公字替先字也朱子云比于湯之放桀又有光焉亦是一講並存之

未節我之心事固可具說然爾等不得謂我仁彼暴遂有輕敵之心也勦哉爾時土無或以彼為不足畏寧可執心以為彼勢甚盛若非我軍所能敵者庶可有濟也所以然者為何蓋當今百姓畏紂之虐懷懷乎如不自保其崩摧其頭角然人心危懼如此此所以不可不勉也嗚呼汝其同以除暴安民為念一德一心立定其克敵之功庶幾斯民免于凶殘瘴癘之危而得久安于世焉同

巨過廣韻責也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平民今民皆有責于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往矣蓋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即拯已於水火也如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意我武惟揚也

曠彼凶殘我伐用張湯有光也凶殘紂也也猶孟子謂之殘賊武王弔民伐罪於湯之心為益明白於天下也自世俗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誓可也然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為心非有私於己者武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於湯為有光也哉

最戡子罔戢盤盂執非敵百姓懷懼最戡子罔戢盤盂執非敵百姓懷懼

崩厥鳴呼乃一德一心立厥功惟克

不体此意哉○此勉衆輔已以成功也最哉三句成以當慎意百
姓二句惟原上意以起下文嗚呼以下乃期必之詞一德一心串
看德一心必一也立者立見如此狀其速也永世以民生言應集
齊荷

泰誓下首節事見小序下以爾嗚呼對看上言商受之惡爲天人
所棄而勵衆士以成功下言文王之德爲天人所歸而自期以必
克

首節史臣說時戊午之明日將趨商郊臨敵甚近王乃巡視六軍
之倍伍器械曉然發令誓戒衆士以作其氣嵩○此序事之詞也
前諸侯將士從王渡河跋涉甚艱故附循之以安衆心此戰期已
迫恐部伍不整器械不飭故巡勅之以肅士氣

王曰節王乃發誓曰嗚呼凡我西上君子亦知受之自取滅亡乎
上天有顯然明曰知信義禮智信之道賦畀于人比類相屬散見
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是彰明警覺是道也即明謂
五常也雖盡人皆具要賴爲君者敬守之以爲法于天下今商王
受身爲紂倫之主乃狹狎侮慢此五常之道弛棄忠憤全無敬畏
之心是已失其所以爲君之道故上于天怒而自絕于天下致民
離而結怨于民其何以爲天之元子而父母斯民乎○此原天之
立君而言紂之失君道也顯道二句串說類即道中之類也以其
爲人所共由故曰道以是延而散見于八倫故曰類爲天下共見

世勛勉也夫子將士也勉哉將士無或以紂
爲不足畏寧執心以爲非我所敵也商民
畏紂之虐懷懷若崩摧其頭角然言人心危
懼如此故當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以永永世也

泰誓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厥明戊午

占首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
軍牧誓敘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詞

也王曰嗚呼我西上君子天有顯道顯類惟

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敬弗敬自絕于天

結怨于民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

子兄弟夫婦典常之道狹狎侮慢荒棄忠憤
無所敬畏上自絕于天下結怨于民結怨者

其間故曰顯客有所屬而載然不系故曰彰此猶泛言以見蓋當
以身作則下方切紂言狎侮二句亦串下惟狎侮所以弗敬也五
常即顯道以其流行呈露如五星之在天故曰常自絕二句則狎
侮之所致當看自字結字見非天輕棄之而民故離之也民心即
天意亦須串說

斯朝節議以狎侮自絕之實言之如冬月有朝涉者疑其脰能耐
寒遂斷而視之賢人如比干首疑其心有七賊乃剖而觀之又大
作刑威任意殺戮毒痛及于四海無人不受其害其所薦崇信任
者無非姦回之人而其所放飛黜退者反在師保之佐且屏棄先
王之典章而不遵因暴虐正之上而不用郊社所以事天地也郁
廢矣而不修舉宗廟所以祀其先也郁怠慢而不享祀一惟作為
奇異的技術怪侈的巧物以媚悅所嬖之婦人受之狎侮五當而
自絕于天如此故上天不順其所為亦遂絕之而斷然降是喪亡
之禍不少貸也第天降是喪不得不假手于有命之八我今日此
舉正是伐天行事我奉天而爾等不可不奉我也尚其孜孜然奉
我一人以敬行天之罰可耳○此承上言狎侮自絕之實請期眾
士之輔已也自肯句至惶婦人總是狎侮宜只平平敘去不去瑣
瑣分貼上帝二句見彼自絕于天而天亦遂絕彼孜孜二句見已
奉天孜孜討爾爾奉已共討也

非一之謂下文自
絕結怨之實也
斯朝涉脰剖賢人之心

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

棄刑囚奴正上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帝

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視降時喪爾其

孜孜奉一人恭行天罰○斯斷也孔氏曰

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脰耐寒斫而視之史

記云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

遂剖比于觀其心痛病也作刑威以殺戮為

事毒病四海之人言其禍之所及者遠也回

邪也正士贊予也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
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為過度之巧列女傳
紂膏銅柱下加炭命有罪者行輒墮炭中姐
已乃笑大欲姐已之笑至為炮烙之刑則其

古人節試以狎侮結怨之實言之古人實有言說民情向背無常能以恩義撫恤我則戴之為后不然而以威勢虐害我則疾之如讎今孤立之受不知無民之道大惟作為刑威以虐彼孤人之子寡人之妻離散人之兄弟非也世世之讎平我又聞欲樹立人之德使有成就必須多方壻養俟其逐漸滋長若欲除去人之惡使無蔓延必須急治首惡之人以絕其根本受正所謂聚惡之木不可不急除者也故我小子倡率義師大以爾苛眾上弔民伐罪務除滅汝之世讎是我此舉非以私已也爾眾士其庶幾蹈行殺放之果致果之毅以成乃君弔伐之勳可耳誠能勉果毅而功多自不惜高爵重祿之厚賞以酬之若退縮而不勉果毅則顯然之戮亦所不免焉爾可不共勵哉此承上言狎侮結怨之實而勉眾士也撫我至殄殲句兩引古以釋之上引古重虐我句見紂乃民之世讎也下引古重除惡句見世讎之不可不殄滅也作威即上斷朝涉等事亦是狎侮處世仇正言其結怨于民也滋字有漸長之意除字有急去之意此兩段對看語意趨重勉果毅句果者無畏避毅者無中止末二句乃以刑脅勸戒之也

奇技淫巧以悅之者宜無所不至矣祝斷也言紂於茲邪則尊信之師保則放逐之屏棄先王之法囚奴中正之士輕廢奉祀之禮專意汚襲之行悖亂天常故天弗順而斷然降是喪亡也爾眾士其勉力不寡奉我一人而敬行天罰乎古有言曰撫我則康我則勗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德務茲除惡務本肆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爾眾士其勉果毅以殄乃辟

以者厚賞也殄殲洪大也獨夫言天但一獨夫耳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此正引古人之言謂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我之讎也今獨夫受大作威虐以殘害于爾百姓是乃爾之世讎也務專力也植德則務

嗚呼節發誓將終又嘆息說嗚呼受爲天人共憤如此商固有必
亡之勢矣且爾等亦知我周有必興之理乎惟我文考本秉恭熙
敬之心布爲禮樂文章德之發越就如日月之照臨其光普被千
東西南朔之四方大異小懷固無遠弗届而尤顯誓于豐岐之西
土感化承流感承親親其盛焉德之所及如此夫有大德者必受
天命惟我有周宜其大受多方而有天下也爾衆之輔我以伐商
又何疑哉○此述文王之德而信周之必興也光輝就德之發用
說光顯二句承上句一直說下勿以此二句爲照臨之實光字潤
而淺顯字深而深誕受是未然事非謂文考已受多方也照臨三
句見文之得人心誕受句見周之宜受天命蓋人心所歸即天命
所屬也兩惟字宜味

未簡文考之德宜受命如此則今日之舉亦止憑藉先德耳故予
而憐受非予之威武也惟我文考有德足以肅將天威不致有繼
惡之罪焉設或不幸而受朕予則非我文考有惟鈞之罪也乃予
小子德薄無賞不能承文考以終厥事焉予敢不自惕哉爾等我

其滋長去惡則務絕根本兩句意亦古語喻
紂爲眾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大以爾
眾土而殄絕殲滅汝之世讐也迫蹈登成也
殺敵爲果致果爲報爾眾土其庶幾蹈行果
殺以成汝君若功多則有厚賞非特一爵一
級而已不迫果殺則有顯戮謂之顯戮則必
肆諸市朝嗚呼我考若日月之照臨光

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若日月照

臨言其德之輝光也光于四方言其德之遠
被也顯于西土言其德光著于所發之地也

文王之地止於百里文王之德達于天下多
方之受非周其誰受之文王之德實天命人

心之所歸故武王於誓于受非予武惟朕
師之末歎息而言之

文考無辜受克非朕考有罪惟予小子